



耕

耘

16

目錄

哈哈！你也要種小雞啦！（水墨畫）	黎期亮（封面）
今年來幾個筆戰的檢討（專論）	文兵（二）
窮困（小說）	邵虹（五）
團結就是力量（寓言）	鐵筆（八）
詩人馬耶可夫斯基（人物）	斐斌（十一）
點滴（詩）	衛斌（十五）
史邁克在多斯波爾士學堂里（小說）	岑萍譯（十六）
高爾基和他的作品（介紹）	鍾文（十九）
失業者的哀號（快板）	楓川（二十）
七層樓（詩）	李淑華（廿一）
風雨阻擋不了我們前進（散文）	方陀（廿二）
路（雜文）	民夫（廿三）
和平販子——卓別麟（人物）	和平（廿四）
生活在苦難中（散文）	鶴鵬（廿七）
少年鼓手	青風等（廿八）
讀者·作者·編者	編者（卅二）
筆談題目：	

我對「沈郁蘭同學」的意見

本社邀請陳維忠律師 担任義務法律顧問

親愛的讀者們：

現在本社已邀請陳維忠律師担任本社的義務法律顧問。茲將陳先生之履歷略述如下：

陳先生乃檳城之僑生，華校高小畢業後，即轉入檳城之義務學校肄業。一九三三年，在倫敦大學之入學考試中及格。一九四八年，赴英倫學習法律。

在學習期間，陳先生是個勤勉刻苦的學生。由於陳氏之經濟狀況不佳，在英倫，每逢聖誕節之假期間，必到郵局充任暫時性的郵差，在寒冷的冬天里，早晚工作六小時，毫不鬆懈。陳先生這種苦學的精神正是他日後成功的重要因素。更有一點值得表揚的是：陳先生雖然是一位勤勞的學生，他卻不像一般書呆子，終日死啃書本；他在求學時期，並沒有忘記參加各種有意義的學生活動。

一九五一年，陳先生正式在英國執律師業，一九五二年，服務於倫敦稅務局，並於同年底歸返星洲。次年，陳氏之英國籍夫人偕兒女亦回星團聚。

一九五四年，「五一三」事件發生後，陳維忠先生挺身而出，為華文中學生仗義執言。在七學生上訴案中，陳先生偕李光耀律師共同幫助布里特律師為七學生上訴於高等法院。陳先生對華文中學生的巨大幫助，是大家所不會忘却的！

目前，陳維忠先生及其兄陳維經先生（中華女中的英文教師，新加坡華校英文教師公會主席，都是本坡人民行動黨的發起人之一。

我們相信，在陳維忠律師的幫助和指導下，我們必定能夠把「耕耘」搞得更妥善；把出版工作搞得更好！

耕耘出版社同人謹啟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五日



陳維忠律師

今年來幾個筆戰的檢討

• 文兵 •

(三)

世紀路與星洲日報的筆戰表明了什麼呢？它表明了這場論爭並不是爲了開誠佈公地解決文藝的實際問題，它表明了宗派思想在今天的一部份文藝工作者中間非常嚴重。因此，我們說：這場爭論，類似這場的爭論是毫無意義，只有害處。我們不能說誰是誰非，因爲雙方的出發點，方法和態度都是錯誤的。

筆奴，趙心和余伐等人對「馬華小說選集」的批評是正確的麼？不是的。應該承認，「馬華小說選集」裏頭，雖說都不是絕頂上乘的作品，但是總不失爲不壞的作品，選集的作者們大都誠懇地在某種程度上作了反映現實的努力，他們的大部份都可以說是嚴肅的作者。然而，並不是說他們的作品是沒有缺點的，嚴不，不是這樣，應該說有些作者還存有嚴重的缺點呢！比如說「情場戰場」這篇東西便不是好的作品，嚴格地說來它是不成其爲小說的東西，它的主要缺點便是以遊戲的態度描寫了男女間的追逐，我們看不出它有什麼現實的意義，它的受到批評是應該的。又比如說蕭鐘的「神靈的考驗」也不是沒有缺點的，它的主題模糊，中心思想不突出，主要人物性格的發展不是正常，合乎規律的。但是，雖然這樣，我們仍然認定選集的大部份作者都是有進取心的，都是可能寫出更深刻更有教育意義的反映現實的作品來。因此，我們對他們的批評應該是寬容性的批評，應在指出他們的缺點的全時表揚他們的長處，使他們更在獲得鼓勵之餘更好地發揚他們的優點克服他們的缺點，應該這樣地批評他們以使他们一步一步地往更深刻更有教育意義的創作道路上走。筆奴，趙心和余伐等人不是這樣做。他們不是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不是爲了文藝運動的更大發展，不是爲了在反黃色文藝建立健康文藝的原則下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他們于是便把這些作者當作敵人來攻，使用所謂雜文的方法打擊他們，企圖置人于死地而後已。這結果，代替更大的團結和力量，代替批評者與被批評者雙方的更大進步，我們得到的是更大的分裂，更大的倒退。于是，星洲日報動員了一批人大舉反攻，反批評。他們在激怒下什麼道理常識都不要，只要能够發洩私人的盛怒和懷恨，即使是挖別人的私事也在所不惜，至于故意歪曲別人的小說主題，說人家色情狂才會去寫那樣的小說；更不必說了。更加奇怪的是，這場爭論，經過這樣聲勢兇兇的開仗後，突然轉入寂然，不了了之，使讀者不知道他們到底在爭論什麼東西。

一切無原則的爭論都不可避免地要淪爲庸俗的口角，這一點文藝工作者應該嚴防和警惕的。世紀路與星洲日報的爭論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以它的開始到它神秘的驟然中止，到底提出過什麼問題，解決過什麼問題呢？沒有。如果說這一個爭論反映了什麼問題。那麼，它反映了文藝界部份作者的宗派主義，小集團作風。宗派主義和小集團作風今天相當嚴重損害着文藝工作者的大聯合，也損害了文藝工作的發展。由

這次世紀路和星洲日報的爭論可以看出，無原則的糾紛乃是宗派思想作祟的結果。犯有宗派思想的作者常常是不虛心，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的人，擺老資格，他以為只有他那集團的作品才是行，才是正派，別人的都不行，不是正派，他聚集了一批朋友，以對抗其餘的人。他們的集團是無任何原則作為團結基礎的，只要是朋友的關係，或是愛人的關係，或是可供互相利用的關係便可成爲一個集團。於是，他們之間一團和氣，不管誰在思想意識上有問題，在原則上有錯誤，一律實行不批評的和平政策，不僅如此，他們對內則互相稱道，包庇缺點，對外則吹毛求疵，不允許也不傾聽別人善意的中肯的批評。他們幹不了大事，却又看不起明理豁達的年青人的嘗試，誣他們爲幼稚，不切實際，等到年青人要去請教他們的時候，他們却又畏而避之，敬而遠之，他們雖是一個文藝的集團，對於文藝卻是有種不可理解的愛好。文藝工作是一種運動，一種事業，它與社會發展的關係，它的社會任務，這些他們都不懂或不願懂，他們更不能運用這些原則來指導他們的文藝活動了。

(四)

文藝界既然存在着這般嚴重的宗派主義，而宗派主義又沒有及時獲得指出和改正，於是它又導發了關於雜文的糾紛。(即文藝報與某一月刊之糾紛。)這次的糾紛雖說提出了一個關於雜文的發展的問題，但仍然跳不出無原則糾紛的泥沼。有人指出說：夏凝霜先生誤會蘇夜先生所謂「有人以爲這還是雜文時代，因而拼命地向這方面致力……」是針對他自己而發，因而爲文反駁並爲自己辯白。情形如果真是如此的話，夏先生應該在讀了蘇夜先生的解釋後，誤會冰釋，從此息事寧人。不理其挑釁，可是，夏先生並不如此，來了一篇「巴兒狗的論調」，痛斥蘇夜並將他喻爲被魯迅罵爲巴兒狗陳源教授，這一來，夏先生委實顯得有點過份敏感，而對自己被拖入無原則糾紛則有點過份麻木。這一點，我們實在不能不引以爲憾。事情很明白，雙方對發展雜文並沒有基本的歧見，那麼還有什麼爭論呢？如果還有爭論的話，那當然是意氣，正題以外的私情了。站在一個有原則有涵養的作家的立場上應該嚴厲地拒絕這種庸俗的口角，並以緘默來結束它，而不應抱着不需要的報復心理去處理這種局面，大有「你罵了我，我那可就此甘休」之概。

另一方面，蘇夜先生對這次無原則糾紛也應該負起責任的。蘇夜既然說「對於雜文我是絕對地贊成夏凝霜先生文中的某些話的」；又說他寫「馬華文藝現階段三大任務」時根本不知道文藝報第二期有一篇夏凝霜先生的「這還是雜文時代」，本來應該有很充份的理由可以消除夏君對他的誤會。可是，他的解釋加謾罵的結果却是糾紛的繼續和擴大，又加上在該刊全一期中所謂雜文「馬華文壇的話劇」，對文藝報諸人大加諷刺打擊，其所作所爲，實在令人懷疑他到底有多少誠意進行文藝問題的探討。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實在有理由相信：蘇夜先生似有藉文藝問題的爭論而發洩私人的不滿之嫌。

還應該指出，蘇夜先生對雜文的認識是不够明確的。他在「馬華文藝現階段三大任務」里寫道：「有人以爲這還是雜文時代，因而拼命地專向這方面致力，我們固然要用雜文的潑辣尖刺惡劣傾向，但不能完全倚重之作爲唯一的創作形式……」這些話在理論上說來是正確的，但用它來批評現階段的文藝情況却是不正確的，因爲事實上我們的文藝界里總不會完全白癡到如此地步，以致「完全倚重之」作爲唯一的創作形式」。蘇夜先生說這話的根據是什麼呢？他說：「……在過去數閱月中，某些部份致力于發展馬華文藝的工作者，是在走着拼命地專向雜文致力而有倚重之作爲唯一的創作形式的趨勢的道路，這種作風使得

許多青年讀者忽視了此時此地的其他形式之創作」。蘇先生寫的是這麼重大的題目，根據的却是個人的籠統的印象，這也是一個大遺憾。我們不應該以印象代替事實，因為印象——權威者的除外——是沒有說服力的，富有說服力的是事實。蘇生先應當知，引起爭論的既是他那句話，而他就應該用許許多多富有說服力的事實，去加強他的論點的根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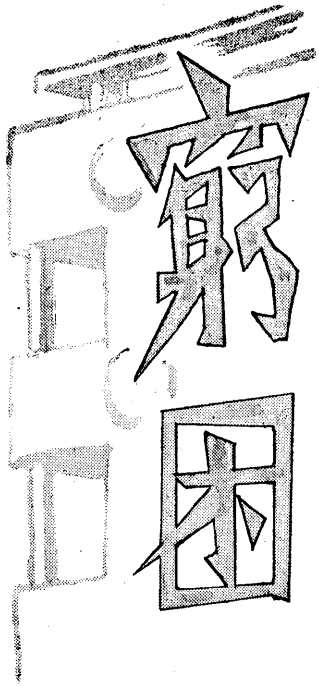
再說，提倡雜文並不等于「拼命地專向雜文致力而有倚重之作爲唯一的創作形式」。今天，提倡雜文強調雜文是重要的，其目的在求清醒的作者採用短小精悍的文藝形式，迅速反映現實，向黑暗現實反擊，盡其文藝匕首的任務。特別是今天，我們還缺乏足夠的有頭腦有修養的小說家，詩人和戲劇家，合力迅速反映現實，向黑暗現實反擊，雜文的任務便更加繁重。我們不要培養小說家，詩人和戲劇家？要的！這是我們的長遠的計劃。但是，除了長遠計劃以外，我們還要照顧目前的需要；即是，迅速反映現實，向黑暗現實反擊，任何人如果有真正認識到這一點，認識到雜文的威力，那麼自然不會覺得今天提倡雜文強調雜文是做得「過份」了。

雜文既然是指犀利致命的匕首，這把匕首要如何用法？用在敵人身上，可以置其于死地，用在朋友或自己人身上可以自戕。我們有些作者手中拿着這厲害的武器，不會很好地發揮它的性能，向黑暗現實反擊，却自己廝殺起來，結果是兩敗俱傷，非但不濟事，反而自己大傷元氣。在這里，我們必須批評一些作者，拿了雜文煞有其事地向假想的敵人進攻，勇猛異常。如果拿了雜文，用同樣的勇猛，向黑暗現實進攻，那該是多麼值得我們愛戴和擁護的作者啊！

(五)

三次爭論告訴我們，文藝界，特別是一些老前輩是存在着嚴重的思想問題的。他們沒有鄭重其事地考慮過爭論的問題，爭論的目的，於是，他們就用互相諷刺，互相譏罵的無原則糾紛來代替嚴肅的爭論。聽說別的國家裏，文藝界如有爭論必有結果，搞通了問題；我們的爭論却是毫無結果，破壞團結。我們不要爭論呢？要的！我們今天對許多文藝的基本的問題，如反黃，如反映現實，如打擊黑暗勢力雖說都取得了一致的見解。但是，我們對於其他的文藝問題還可能也必定有不盡相同的觀點，當這種情形發生的時候，我們便有爭論。我們不怕爭論，只是我們一定要做到爭論的結果必定是正確的意見獲得全勝。只有這種爭論才是有意義的，才是我們所需要的。爲此，我們要求爭論雙方，牢記着爭論的目的在求得文藝問題的解決，在推進文藝運動，在求得更大的聯合，爭論雙方必須用鄭重其事的态度，實事求是，準備仔細聽和考慮對方的意見，以達到爭論的目的。可惜，今天有部份文藝之作者還不能辦到這點，他們斤斤計較私人的所謂尊嚴，不够虛心，考慮問題不從文藝的整個現實出發，而只從個人的一切出發，這結果便是常常允許自己被捲入無原則的糾紛里去，好像不如此就不足維持自己在文藝界的地位和尊嚴。其實，如果有誰企圖通過這種辦法去維持自己在文藝界的地位和尊嚴，那才是最愚蠢不過的了，因爲參加無原則糾紛的結果，不管他在過去有過什麼成績，勢必要在廣大的明眼的讀者中減低他們的地位和威信，甚至遭到唾棄。一切真正懂得珍愛自己的尊嚴的作者，一切真正珍愛自己的創作生命的作者，都是不屑爲之的。

親愛的文藝工作者們，爲了文藝運動的更進一步發展，讓我們聯合起來，一起努力吧。



(一)

這是一間信託局的住屋，住客是搬來不久的，單從家具的陳設就可以看出來：廳子只有一張圓板桌，和幾隻椅子，壁上什麼也沒有掛，牆角那張木床上堆着一些衣服，一切顯得很簡單。那圓桌陳舊而骯髒，并且只要輕輕一碰，四脚便「伊歪」地動搖作響；椅子則有三隻是裂了面的，坐下去屁股不舒服自不必說，遇着較重的人，怕還會不支而塌呢！這說明了它們的主人經濟的窮困。這些與那粉刷清新的牆壁相映之下，顯得格外不調和；唯一令人醒目的，唯一算得體面的，是那架新縫綉車了。

住客就是裁縫趙興叔一家，他們十來口就全靠這車子吃飯的。

星期日的早上，趙興叔正趕忙着車黃色制服。他是個五十歲瘦個子的中年人，幾十年的操勞，使他顯得異常蒼老，額顛深刻着皺紋，背也彎曲了，深陷的雙眼工作時必得戴上老花眼鏡。透過那眼鏡，他全神貫注地車着，滿屋子響着清脆的「的嗵的嗵」的聲音。

一會，趙興嬌端上了一杯咖啡，從廚房出來，說：「喝了再

做吧。」

他沒抬頭，低聲應道：「嗯」，便熟稔地將線子一剪，把衣服摺了放在一邊，於是脫下了老花眼鏡，這才接過咖啡，呷了一口。

「啊……」他享受着濃郁的咖啡香，爽快地舒展着氣。

趙興嬌將車後面的木床上的衣服，拿下來打鈕洞。她是粗個子的山芭婦女，但由於營養不足，只聳着大骨架，臉瘦肌黃的。

她端視着手中的衣服，問：「這是昨晚車的吗？」

「嗯，車到二點，一個晚上才車兩條呢，唉！……」他嘆息着。

「噯呀，阿媽啊，阿瑞打我呀，嗚嗚！……」孩子們在房子叫喊着，準又是吵架了。

七歲的阿順一手揉着眼睛，一手提着褲子，哭嚷着走出來了：「媽：阿瑞擰我的脚啊！」

「哭？哭？一早就哭？——靜吧！」

「媽：他睡到人都倒反了，臭脚放在我的嘴上呵！」阿瑞跳出來，用手比着，竭力想証明自己掙得有理似的。

「你就會天天欺負弟弟！」她拉着順的手，說：「來，洗臉了喝咖啡！」

順揮開了她的手，立着不肯走，伸手向爸爸討錢：「爸爸五占給我買茶頭辣！」

「我也要！」瑞也伸出了手

接着，阿發和阿金也跑出來，圍着等分一份。

爸爸不理，只是繼續工作。

「我要五占，阿爸，給我哪！」

「……」

「我要買油炸粿！」

「去，都去洗臉了再來！」

做母親的哄趕着。

「我要……阿爸……」孩子們的大眼渴望望着。

做爸爸的聽得厭惡了，心裏一氣，便吼叫起來：「走開，走開，切你媽！……」可怕的咆哮聲，把孩子們都嚇得臉青了，有的低頭立着，有的畏怯的走開了。

他瞪眼怒視，想再罵，頂好罵得孩子們都走乾淨了；可是，心裡一陣難過，便吃力地抑壓了怒火，不响了。這些年來，窮困的壓迫，使他脾氣愈來愈暴躁了；但，苦難的折磨，却也讓他學會了忍耐，使他在激怒時，能自制些，當然，這樣做還是非常痛苦的。

他低着頭，嘴裡低聲咕嚕了一陣，連自己也不知道在說什麼。是的，沒有理由再喝罵孩子們啦，經濟的困難，無能吃早點，大人懂事忍得了，可是，小孩子知道什麼呀？他們哀求，他們肚子餓，本能地哀求，這是錯誤嗎？是犯罪嗎？呵，做父親的沒好

好養育他們，一個個都骨瘦如柴，已經怪可憐了，還把他們當洩氣筒？這太冷酷，太狠心哪！那麼，分給他們嗎？五占一角的，七，八個孩子便得花去一塊八毛的，辛辛苦苦，車兩條衣，車一個晚上也不够！那不能，不能！

「瑟瑟瑟！」有人敲門了。十三歲的玉娃走過去開了。

進來的是李志雄，趙興的大女兒——悄悄——的朋友。他是個二十歲的魁梧青年，在××汽水廠做工，前兩年還是個中學生呢。他只唸了二年中學便被窮困迫出校門了。

他微笑着，叫：阿叔，阿嬤！

「請坐！」趙興叔拉過一張凳子；志雄剛要坐上了；趙興嬤突然搶開，連忙說：「慢慢，這不行了，換一隻！」她將凳子按了按，原來那是已經要毀了的；她便換另一隻。

她將孩子們推逐進房子，接着便端出咖啡請客人：「呷咖啡！」她無表情的，只是嘴上機械的動？艱苦的日子，奪去了她臉上慈母的溫存和微笑；然而，這却深深的蘊藏在心底。

「感謝！」

「阿悄還沒回來！」趙叔說：「她昨晚去教書還沒回來，因

為這裡離坡底遠，不方便就在同學家睡。——一會兒就回來的。」

「不要緊，我等着。——您做您的吧，阿叔！」志雄的意思是說：不客氣了，不用招待的。

「不忙，休息一下也好！」

趙興叔的氣早消了。——他對這青年向來有點兒敬意，覺得他倒很懂事的，有時談到社會上的事！或國際問題，他都講得頭頭是道，給了自己一點激動，對事情也稍清楚了些，於是慢慢覺出這種談話的興味來了，所以無論怎麼忙也喜歡跟他攀談兩句。

他燃上一根煙，彷彿準備快意地爽談。

志雄看到那一堆黃制服，便問：「跟上回一樣，是車郵差制服嗎？」

「不是；這是『馬打』的。」

「一條車多少工錢呀？」

「唉，少得很，才四角錢呢！」

「哦，才四角錢？」志雄驚奇地說；爲了要知道這樣工作是否能維持過日，便問：「一天能車多少條？」

「最多也不過七、八條，不過，剪是另外的，每條剪一毛半！」

「四八三十二，一天賺三、

四塊錢，那怎麼行呢？」

「得拚命趕夜車，才能刻苦過日；雖說工錢少，可是人家還競爭得利害呢，你不做，別人搶去做，有甚麼辦法！」他彈了彈煙灰，說：「他真『老鬼』，頂多詭計，人去標，他不讓一家做，分兩家，一家做二十條，看誰做得好才全歸他做，要便宜又要靚！」——這是朋友標的。」

「哼，真是賺的苦命錢呵！」志雄同情地說着，眼睛又瞥見另一條灰衣服，便指着問：「這套是什麼？」

「呵，這是雨衣，唉，這更難賺，得多，不好車，一條才車五毛工錢，可是人家老板賣出去，一條就是十二塊錢，每條可撈得七塊，并且有好空頭，還可整批的賣給紅毛人。人家賺了一家吃得胖胖的。」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硬逼窮人替富人賣命賺錢，——剝削，可怕的剝削！」志雄獲得了更具體的材料，證明這社會的矛盾，微微激動起來。

「噢，你喝咖啡呀！」
「好！」他舉杯一口飲盡，他就是這樣喜歡乾脆的人。

他滿屋的打量一下，讚道：「這屋子倒蠻好的。」

「好是好，就是太貴，一個月七十五塊錢房租，再加上水電

費，就得一百多了，真是要命，我們賺的又拿不穩每月能有多少，伸出手指也不敢說它是五，真難！」

「說是改良的，可仍是關人住的，我的工錢統就拿去付房租水費怕都不够呢！」志雄把這跟自己的薪水連想着。

「要不是沒辦法，要不是人多租不到『亞答』屋，我們那敢要？你看，一家大小全張着口，靠我賺錢養活，萬一我有了病，或者沒有衣服車，說不定要被趕到馬路上去當乞丐，要活活餓死呢！唉……」他彷彿預感着厄運的來臨，難堪地訴說着。

志雄是窮家子弟，自然這一點也明白在心，於是沉着臉不言語。他們忽然像被一陣陰影籠罩着。

「我不打擾您，您工作吧！」他一時也找不出話說，便想打發這種不安的氣氛。

「不，不」他極力想表白自己的真誠，隨口便扯到當天報上的頭條新聞：「你說市政廳工友的罷工會勝利嗎！那五個議會委員看來很死硬的。」

「只要工人緊緊團結，只要受苦的人一條心，一定會勝利的：這幾天，天天都有人去慰問他們，送物品的，捐款的；無論工友呀，學生呀，小販呀，店員呀

全有，全熱烈支持他們，他們的力量是強大的！」他愈說愈興奮，像在演講。青年人用自己的活力和熱情，一意教老人看看生活的意義！

「藜藜藜」有人敲門，一開，是惰和兩位朋友！一位是沈麗嬌，是中等人家的女兒；一位是林福源，×「九八」行的少爺，人是熱忱的，可是懦弱，雖有滿口理論，但，說得多，做得少。——兩位都是惰的同學，也是雄的朋友。

惰對雄點點頭，輕輕微笑一下，走進屋子。她是含羞而自卑的人。

「哦，老李，好呀！」福源一見到老朋友，奔過來熱烈地緊握着手：「哦，比以前大得多了，并且壯得像獅子，真是勞動英雄呀，真是勞動創造一切，創造了你健壯的身軀！」

「好！」雄一手握着，一手搭在他肩上，欣喜地望着他笑。「志雄啊，認不得了？」麗嬌也湊了進來。

「認得，認得！」他轉過來，向嬌頻頻點頭。

「到房裏坐吧，」惰說：「志雄，你也來！」

「不打擾，我兩句話說了就走！」雄立着不動。

「我們沒要緊的事，溫習功

『團結就是力量』！

• 鉄筆 •

在美麗和快樂的春天的日子裡，在一座遼闊的高山上。

樹木，茂盛地生長着，野花，欣欣地開放着。一棵茂密的大樹底下：住着一羣善良，可愛的小白兔，牠們愉快地跳着舞着，唱着好聽的歌兒，在這歡欣的日子裡。

但是，不久，不幸的消息在牠們中間傳開了。牠們不再是快樂，而是憂悵着牠們將要遭受的命運。原來，在這座山上，最近來了一隻兇狠的，專門殘害弱小的動物的老虎大王，自從這可怕的消息傳出以後，一些意志比較薄弱的小動物，都紛紛的逃到遙遠的安全的地方去，離開了牠們自己親愛的朋友，可愛的故鄉……

這一天，這一羣善良的小動物，正在開會討論如何對付這殺人魔王——老虎大王。

驀地里，一隻白裡間帶黑色的小兔子，戰戰兢兢地說：「我們趕……快離……離開……這兒逃……逃到……別個美麗……安全的……地方去。」……

「不，我們不能離開這裡——這是我們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家園，而且更不應該為自己打算，拋棄在這裡受苦受難的兄弟，我們應該團結起來，結成一股比鉄還硬，比鋼還強的力量，共同想辦法來對付我們的敵人。忽然，一個粗壯的聲音在牠們中間響起來。「是的，我們應該團結……」「團結，團結就是力量，團結……」牠們高聲地歌唱着。……

牠們終於覺悟了，知道逃並不是辦法，只有大家團結起來……終于，牠們團結了全山上不同種類的動物，一起設法來對付牠們的共同的敵人——老虎大王的。

最後，在牠們的團結下，到底把老虎大王打死了。

牠們重新過着愉快，歡樂的日子，在那遼闊的高山上。

課吧了！」悄說。

他這才跟了大家進去。房裏沒有凳子，大家都坐在地板的「漆蓆」上。裏面的一架木床上的蓆子，因為被小孩兒撒尿，薰着一股臭味，福源敏感得很，不絕皺着眉，坐下去，又立起來跛着，很不安似的。

「坐下吧少爺，地板坐不得嗎？」嬌帶着譏刺說。

「不是，我是參觀參觀新房子呀！」福源掩飾自己。

「這總比不上你們的新別墅吧！」她說着，一面向雄解釋道：「他老子用七、八萬塊買了一座洋樓，多麼精緻，多麼舒服呀！而且在加東，頂詩意的風景區。」

「你羨慕嗎？」雄直望她。

「自然，如果我有這種環境，如果我家也是這樣的一座洋樓，那兒擺着一架鋼琴，我一天到晚的彈着，伴着海浪歌唱，多麼有意思呀！……」她描想着，心裏充滿了美麗的感情。

哼，如果如果的，多麼幼稚的姑娘啊，老停留在幻想中——！雄不禁要直率地批評，但，只說出：「你簡直是！」

悄端了咖啡進來，便打斷了他的話。

雄對悄問：「你是不是還有空了有四位工友想學文化，你能

教她們嗎？」

她沉吟了一下，說：「好，時間可以擠點出來，我答應就是。」

「那好極了，你下星期來我家一趟，我給你介紹介紹。」他起身說：「我走了！」

情點頭。

「忙什麼？多坐一會兒吧！」嬌挽留他。

「不了，有事，」他說：「廠裏有二位女工被開除，我得找大家商量，設法向廠方要求，在她們復職！」

「要求？還要求？該拿出力量來鬥呀！」福源激昂地說，煞有其事地握着拳頭：「像市政廳工友那樣才够爽！」

「我們不能急着打硬仗！」雄嚴肅的說。他肚裏彷彿有一大套話要迸出來；彷彿應該教他懂得到什麼階段，根據什麼理由才可鬥，可又覺得不恰當，就壓制下來了。

「爲什麼被開除的？」情問

「因爲她們要生孩子了。你們想：婦女誰個不生孩子呢？只要是人，誰不能有孩子！可是她們被逼出廠了！」雄的洪亮聲在屋內響着。

「哼，這麼無理，廠主不是母親生的嗎？」嬌也分有了他的

激動。

「一切都是資本家的血手的迫害！」福源說出了一句新名詞，感到一種自高的滿足！

情拉着嬌的手，感慨的說：「這是我們，嬌！這是等於我們所有的婦女在受壓迫，受侮辱喇！」

她聽了垂下頭，沈思着。

雄正要走出去，突然外面有人在爭吵着，大家便也跟了出來。原來是這一區管屋的財副仔。他那猙獰的猴猴臉，顯着傲視一切的凌人的權威。他對趙叔操馬來調的福建話，命令道：「這頭，汝人，不使做衫褲店，搬開，搬開！」他說着，又狡猾地暗示：「汝人要知，我人吃頭路人本『輪殺』（也因難），『打比』（不過）……」

「怎麼？不許做衣服嗎？我告訴你，我申請房屋的信上有寫清楚，我是做衣服的！」

趙叔懂得這人的卑鄙的來意，要索咖啡鐳的。他慎謹的，一字一字的說，表示輕蔑他的威脅！

「這是住家，唔是店舖，你做衫去店做，這頭不使，不使！」他兇狠地喝着。

「我問你：我不做衣服拿什麼還厝稅？我要『沙拉』，你出『三萬來！』趙叔不示弱對他大

聲嚷，而且站起來了。

看樣子是難吃得下，財副仔只是立着，再不說什麼了。心裏另打壞主意。

「你出去出去！」趙叔既然在心頭，便不客氣地下逐客令了！

「好！你看，『沙爺』給你『三萬』！」財副仔恨恨瞪了幾眼便去了。

「做什麼？阿叔？」福源問。

「哼，臭財副仔，要吃咖啡鐳，要欺負人！他想我笨！拿錢養他？哼！狗眼長在褲底！」說着，他恨得切齒地。

「這，這無賴，貪污，告他！告他！」福源天真地叫起來。

「告？告有什麼用？上上下下全是一樣呀！」雄說：「告也只是自我麻煩，自我釘子碰吧了，澈底的辦法不是這個！」

「那麼？……」嬌認真注視雄，期待他說下去說出澈底的辦法來，可是雄却匆匆走了。

他們只好到房裡溫習功課。腐化的社會，是貪污者的溫床！

(二)

初兩個月，趙叔有成批的衣服車，勉強還熬得過日；想不到車完了那批衣服竟是絕路！

雖則後來還接到一點小生意

：車車四條「水客」的衣服，可是車好了，那人竟拿不出錢來領，理也不理的，過水去了！（趙叔一向不強要押底錢的，水客自然就沒給。）趙叔連工帶本的，一共虧了卅五元，他心裡感到陣陣的痛楚；做妻子的也陪着傷心。

人辛辛苦苦的，透夜的車，硬張着渴睡的眼，吃力的車，爲得要趕上他啓航的日子，并且要是車得不好，車得那袋子稍微顯得鬆縲，不精緻，便深怕他不滿，用心用意的拆，從新做；心裡想呵：那人領了衣服，一拿起來準滿意地稱讚道：「好功夫，車得美！」可是如今，如今一把苦心一把血汗的算完啦！

趙叔愈想愈氣，一陣痙攣，拿起剪刀狠狠往地下一摔，喘着氣罵：「臭工作！」——他心裡的痛苦確實也達到歇斯迭里的狀態了！

「唉，老是生氣有什麼用？想法子活下去就是！」做妻子的悄悄拾起剪刀，安放到車的小抽屜裡，勸慰着。

他不語，可怕的臉，可怕的眼睛，死瞪着地上！

漸漸地才靜了些，憤怒化爲悲傷了。人一悲傷，往往就愛回憶過去的痛苦一齊想：

二十二年了，從祖國來到這

裡，那天不是想要好好工作，賺錢養家？可是有那一天過過好日子呀？！初來過番，手上什麼也沒有，就只有一把剪刀，便只好去跟同鄉的洋服店當估俚，省吃省穿的，還安不了家，那時家住後港，每天得走路到小坡工作，連電車費也省了，但是家裡兩餐還沒法吃，到月尾米缸便空空的了，有一次，因爲孩子餓得熬不住，做母親的心裡過不去，便不顧一切的，去偷隔壁「豬仔媽」養雞的糙米碎，煮稀粥給孩子們吃。當家的知道這事，芭頭芭尾的鄰居也暗地裡議論着，然而，除了裝製作啞，忍着羞恥過日又能怎麼呢？

後來靠着自己的勤力，經濟情況略爲好轉，便與人合股開店了，可是，不久，日本鬼子打來了，店的玻璃被炸彈震毀，子彈打碎了；正當上老板（還不是完整的老板），一切希望却像那玻璃似的全粉碎了，接着，店裡的布匹都被人搶光了，只好帶着家人撤到山芭。

鬼子來了半年，趙叔靠着以前的老相識，就在坡底借來一架縫紉車，替芭口的軍營縫軍服；衣服做好了，該得向日本兵拿四十塊錢工錢，可是他却狠狠扔了五塊錢，就握着佩在腰間的長刀走了，往前向他要，向他哀求，

請他可憐弱小的妻兒，爲了生存，還了吧！誰知道，他猛轉頭就連送了四個耳光，又用皮靴不斷的踢！沒有忘記，現在還清清楚楚的，那時被扶回家，吐血了！野獸的世界，還容得人好好活嗎？

在水深火熱中掙扎着，好容易聽說是和平了，接着飛機在天空飄下傳單，消息完全証實了！呵，和平了，這就好啦！俗語說：「戰爭不死，吃便米！」於是，高高興興的，帶着一家回到坡底，住在朋友家，很快的，就找到工作了，跟着又忙送孩子們上學，想這一下子可安居樂業了，天下將永遠太平啦！

到了一九四九，那店竟倒閉了，於是失業了，迫不得已，只好帶着家人，沮喪地又回山芭了。這時候，因爲交不起學費，除了悄悄，其他的孩子只好轉唸英文了。恰是因爲自己當家庭教師才能繼續唸的，可是，那時也還不是完全絕望啦，滿想只要不景氣過了便好啦，自己設法弄一間店，開起來，憑經驗，憑人情，準能安穩過日的；可是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畸形繁榮的日子早過了，自己的夢想至今仍是夢想，人却瘦得剩下皮包骨了。

（待續）

作家介紹

詩人馬耶可夫斯基

• 斐斌 •

歌和詩是炸彈和旗幟

——馬耶可夫斯基

(四)愛國主義及其他

誰的生活沒有悲痛和憤恨，
誰就不愛自己的祖國。

剛從戰鬥的熔爐中出來。

詩人很驕傲，很興奮地歡呼着！

偉大的詩人尼克拉索夫這樣地寫道。

這爲什麼呢？——不爲什麼，這只是愛，只是

是的，這是真實的話。像詩人馬耶可夫斯基一
生的生活，奮鬥；便是這話最恰合的引証。

人類對自己祖國『本能』的愛。但是，在那些悲觀
的象徵主義作家的心目中，這種『本能』的愛却已
經消失了！

未成年時期的詩人的生活，就已經符合了尼克

我憎恨祖國

我愛人們的理想

拉索夫的話了——一面是直接由自己本身體驗到的
種種悲痛，另一面却是間接由人民的種種生活情狀
感觸到的悲痛；這一切的悲痛使得詩人憤恨起來，
由此更增進了他的奮鬥信心與對人民對祖國的熱愛

他們之間的一個——勃柳索夫這樣厭倦地叫道

人們的短視的眼睛看不見的地方，

這是多麼大的一個對照！——一個是活的，偉

從飢餓的人羣領頭，

大的，不時都在促進祖國的成長，新生；另一個則
是死的，卑鄙的，一心只是沉緬在虛無的幻想中。

一九一六年，

從這兩種不同的對照下看來，我們更清楚地認識了
象徵主義醜惡而又可耻的面目了。

戴着戰鬥的荊冠莊嚴行進。

詩人是這樣熾熱地愛自己的祖國的；他永遠忘

一九一六年——正是鬥爭浪潮走上最高階段的時候
，詩人沉毅地寫出了這鏗鏘的詩句。到了一九一七
年的十月，勝利了，於是——

不了自己重大的任務——那就是對敵人作不留情的

戰鬥；但也忘不了祖國的城市在戰爭期間遭受到的
那種嚴重的破壞，所以新生後的祖國是須要人民起
來建設的，於是詩人便這樣地號召着人民——

瞧

我們來工作

俄羅斯

忍受着一切

我敬愛的國家。

使生活

發紅的，

催趕着時間的輪盤

乘着我們的車輛

在我們的草原之上

向着

我們的

挨過凍的城市，

聯合着鐵的進行曲

奔去。

對於工作後的效果詩人又肯定地寫道：

我知道——

城市

會有的

我知道——

花園

會有的

因為

新的

國度里

有

這樣的人！

『這樣的人』——那是怎樣的人呢？

那就是建設者與勞動者。

詩人是多麼的熱愛他們，因為他知道，這些人

就是明日幸福的祖國的奠基者，光明的社會的開拓者。

同樣的，詩人也這樣地告訴大家：

我不要

我在服役之後

像林地的小花般

被摘掉。

我要

國家計劃委員會

再給我

一年的任務的時候

在討論中流汗。

天賦對勞動的喜愛，詩人在這時候更積極地表現出來，——『在討論中流汗』，這種孜孜不息地從事建設的勞動精神，是非常值得欽佩的。

這兩種都是詩人對祖國直接的愛；但，對於那些在前綫衛國的戰士們，詩人還通過了他們英勇的戰鬥間接地去愛祖國——也就是愛他們保衛祖國的偉大精神。

一九二〇年秋天，前綫忽然傳來了缺乏衣物的消息，這不啻是一把沉重的錘子擊在詩人的心上；於是——

『站住！』詩人喚着路上的行人：

……

你有皮襖和褲子，

難為情的！前綫在寒顫，

應當立刻交給前綫。

『前綫在寒顫』，多麼迫切的關懷；而那些穿得暖暖的人們譏為『難為情的』，這是再恰當不過的了。

接着，他又寫下了——

你不到前綫去打男爵？

你沒有在冰冷的塹壕里生活？

那麼你替國防事業做些什麼？

馬上趕去做週末勞動去！

蘇格拉底式的問話法把一般不愛勞動的人問倒了，

然後再給予他們一個指示：『去做週末勞動去』；並且還要『馬上』——迅速地，莫遲疑地——對於那般平日悠遊慣了的的人的惰性，這是非常好的良藥。

正因爲詩人這般地關懷他們——那些前綫的戰士們——所以同樣的他們也敬愛着他。

那是詩人死後的十二年（一九四二年）的十二月，一個在前綫作戰的戰士把一卷彈丸密密洞穿了的馬耶可夫斯基詩集寄給首都的馬耶可夫斯基陳列圖書館，在他信里他說，就是在槍林彈雨中他也不會離開過詩人的詩集一步。從這里我們可想像到詩人愛國感召力是如何的偉大。

一九四四年四月廿一日，在『百發百中的炮手』那刊物上，又出現了一個名叫玻里烈柯夫的鼓動員這樣地敘述道：

『在我的行軍背囊中放着一本小書：「不可戰勝的武器」。這是馬耶可夫斯基的國防詩。當我進行關於人民愛國的談話時，我一定引用詩人出色的詩行。』

這又是多麼真誠的話——詩人愛國的熱忱，不但從後方傳到前綫，從工廠傳到農場，並且還從大轉變的年代傳到現在，甚至將來。這一種偉大的情感是永世不可抹殺的。

小結：在大轉變的年代以後，從各方面看來：無論是詩人對敵人的鬥爭，或者是對祖國的愛，祖國的建設等；都是充滿戰鬥氣息的，這個戰鬥的氣息便是『新現實主義』的成果。

(下)馬耶可夫斯基的人道主義

(一) 人的強調與對人類的愛

馬耶可夫斯基作爲一個『無神論者』，所以他對於人之外還有『神』存在的論調是極力加以否定的，（關於這一點我們已在上面略談過了）。在他心目中，只有人才是最偉大的，人也就是自己的

主宰。

但是，在舊社會里『人』却成了兩種極大的差別：一種是『人上人』——『勞心的有產者』——一種則是『人下人』——『勞力的貧苦階級』。『人上人』統治着世界『就如一個衰枯的老人強姦着一個年青的，健康的女人似的；他已經不能使她受胎了，除了帶給她衰老的病症』（高爾基『論文化』）在這種社會中，人民是終無一日安寧的，除非努力去建立一個良好的勞動社會。

現實主義作家看穿了這一點，於是高爾基便首先站起來：

『人……就是真理——是自由的；人！這是莊嚴的，這聽起來……多驕傲！人，應當尊敬人……』

『要人中間的每一個人成爲『人』。』
『什麼都在『人』身上，什麼都爲了人』……

這時候，詩人也認清楚了這一點；於是，不久之後他的詩里便出現了一行醒目的句子：

請將人的名字高傲地提起來。

這偉大的聲響多麼使人感到『人』的價值的崇高。——所以，不可否認的『人』在詩人的心目中是處于高貴，偉大的地位上的。但是，可恨的在世界上偏有許多人類的『垃圾』在危害着他，吞噬着他。

我——
受感應的大地清潔夫。

於是，自稱爲『清潔夫』的詩人出來了；他用他那把『掃帚』清除掉那些禍害人羣的『垃圾』；並且

爲了

健康而敏捷的

你們

詩人

用宣傳畫的毛舌

舐去了

含有結核菌的痰。

這又是多麼使人感動的人類愛的呼聲——這就是詩人那『信仰人的偉大』的由衷之言了！

詩人熱愛着人類正如他愛着自己的祖國和人民一樣；爲了人類他做過『清潔夫』『舐去了含有結核菌的痰』，此外他還『預備』像『唐柯』一樣把一顆血淋淋的心獻給了人類：

替你們

我預備挖出心來，

踏碎它，

使它變得更大！——

我要血淋淋的把它現出，作爲一面旗幟。

寶貴的高爾基『人類愛』的優秀精神活躍在這里。

——詩人從高爾基那里承繼了戰鬥的『人道主義』的優秀傳統；他認爲：『人道主義』不應當像古典作家的那種消極，悲觀，空談，可笑的『人道主義』，這種『人道主義』而應該是：『人，不僅能夠鬥爭，而且能够戰勝，因此，他單單同情已經不夠了——他應當被召去向那些橫在人民走向自由幸福生活的路上的惡人作無情的鬥爭。』這種新的『人道主義』在詩人的作品里很清楚的可以見到。

行進

並燒到

紅熱

白熱……

人

够了

向太陽

筆直去！

這種強有力的氣息，對於一般反人道者是一個痛擊；可是對於一般和善的人民，這却是一帖振奮劑。

(二) 疾惡痛擊人類的公敵

在舊社會里，那擁有特殊權利『人上人』與受人欺凌的老百姓，無論是生活，地位或者其他，都成了一個極明顯的對照；舊社會，這對於一個富有正義感的人是不能容忍的；所以詩人對舊社會制度感到非常的憤懣；但，對於那些生活在社會里的善良人們，他却並不爲了社會的關係而卑薄他們，相反地他是更深地愛護他們的。

一九二二年起，詩人到西方各國去觀察。一九二五他到了美國。在那里他看到了許多失業工人；他們——詩人同情地寫着——一面躑躅在街巷，一面又——

……低着頭，

擁進了

古德華……

一九二九年，他又到了法國。在那里他看到生活在舊社會里的婦女像玩物一樣任人戲嬉，踐踏。於是，他便感嘆道——

……婦女

在巴黎

是非常

可是，那邊的婦女還不自知，滿以為那是極高的榮耀；於是，詩人又感嘆道——

這種衣服上
最好是再添
一個有腦筋的頭。

雖然這未免帶着一種嘲弄的意味，但，詩人的出發點並不是惡意的。詩人之所以這樣寫，主要的是（一）：啓發她們明瞭社會的真面目；（二）喚起人們共同起來援救她們這種糜爛的生活。當然的，這種工作詩人本身是無不積極參加的。

詩人視人類的敵人墨索里尼不是人而是禽獸，在他的筆下墨索里尼變成了這樣一隻『怪物』：

……赤裸的四肢
黑色的襯衫；
手上
和脚上
是
成千叢的
毛；
手
垂到腳踵
掃着地。

這是一隻什麼『怪物』？——是『一隻猩猩』，詩人回答道；多麼刻薄，深入的寫照！

同樣的，詩人對於其他人類的公敵也是否定了他們有『人』的稱呼的。

小結：詩人愛着人類，他甚至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連同最寶貴的生命——也獻給了他們；爲了他們的自由，和平，幸福，他不斷地和人類的仇敵抗爭，最後又把得來的勝利還回了人類，這是多麼偉大的精神呵！

讓我們好好的向詩人學習吧！

跋：學習馬耶可夫斯基

詩人在世上雖只活了短短的卅七年（一八九三——一九二零），可是在這卅多年間，他的戰蹟却是輝煌的，在他的作品里我們聞不到像海明威那種沒有意義，頹喪的氣息；相反地在他的作品里却是充滿了『鼓』——一種『原始男性』的氣息的。

季莫菲葉夫教授說過：『藝術應當從宮殿中，從博物院中，從頹喪的「象牙之塔」走向「街上」，走向人民』，『……做太陽所做的事情——幫助一切生物生長，同時無情地照出生活中最陰暗的狹弄。……當像太陽那樣行路……不能規避他爲人家所須要的工作，正像太陽不能避開它在天空的軌道一樣。』——對於這一點，詩人已經很明顯地做到了。

讓我們好好地向詩人學習吧！

點滴

衛斌

一 露珠的話

我的生命雖然短暫渺小，
然而，
我願將我的血液
成爲一切植物的甘露；
爲了不作黑暗的幫兇，
爲了追求永恆的光明，
我有着燈蛾一般的勇氣——
讓陽光燃燒我的生命！

二 偉大的起點

一粒風吹得起，雨帶得走的砂礫，
竟能成爲任何力量所不能征服的戈壁；
一點風吹得散，陽光曬得乾的水滴，
竟能成爲孕育所有生物的源泉：
一顆風吹得熄，雨淋得滅的火種，
竟能成爲所有生命的溫暖的火炬；
一個人所拿不起，做不來的事物，
許多人便能創出奇蹟！
五四末作

史邁克在多斯波爾士學堂里

CHARLES DICKENS 原作

F. H. LEE 改述

岑 萍 譯

(一) 一間奇異的學堂

一個寒冷的清早。在斯密飛爾的旅舍里，五個飢餓的孩子肩並肩地坐着；他們熱切地期待着吃早餐。在孩子們對面，坐着施檜耳先生，也就是多斯波爾士學堂的教師。多斯波爾士學堂坐落在約克郡里，爲了送子女們到那邊去受教，人們每年得支出二十英鎊。

尼古拉·尼哥布利，一個年青的紳士，從戶外跨進室裏來了。他是施檜耳先生以每年五英鎊的酬金聘請來的一位新教員。

馬車已經停放在旅舍的院子裏了。施檜耳，尼古拉等一羣人得乘着這輛馬車到兩百里外的約克郡去。孩子們和尼古拉事前均未意識到多斯波爾士學堂到底是一個多麼可怕的地方，而施檜耳先生又是何等殘暴的一個人。這一切，再過不久，他們就可以了然了。

施檜耳自己用過了一頓很豐

美的早餐之後，便爲孩子們叫了一些麵包，牛油。

「現在快吃你們的早餐，號角再過一兩分鐘就要響了。」

孩子們拚命地吃呀吃，可是吃不上幾口，號角果然響了。這羣人於是蜂擁上車。孩子們坐在車上，由於腳太短了，沒有什麼地方可以歇放，所以就一直懸擺着。

車門砰然一響，號角聲又大作，馬車隨即戛戛地輾過石子路，揚長而去。

那是一段漫長而寒冷的旅途，孩子們顫抖着，哭喊着，睡了又醒，醒了又睡。一直挨到第二天夕暮時分才抵達多斯波爾士學堂。

望着那陰暗的屋宇和窗戶，尼古拉的心漸漸地往下沉，往下沉。

「跳下來。」說着，施檜耳往門的那邊走去。

「快點，能嗎，」他大聲呵

喝着室內的人。

一兩分鐘以後，一個手提着燈籠的瘦長的小孩啓開了小門。

「是你嗎？史邁克。」施檜耳還是粗聲粗氣的。

「是的，先生。」

「你怎的早些來開？」

「對不起，先生，我在火的上邊睡着了。」

「火？你說的是火？火在那兒？」

「在厨房里，先生。太太說我可以在那兒取取暖。」

「太太是個蠢貨！」

尼古拉被引進一間死氣沉沉的客廳里，接着，施檜耳的夫人——一個高大瘦削的女人——也跟着走上前來。

「他就是我新聘請來的年青人。」施檜耳把尼古拉介紹給他太太認識。

她冷冷地「哦」了一聲。

當晚，尼古拉就睡在一張硬崩崩的，由稻草堆積而成的墊褥

上。次晨，當他一跨進課室，便碰到了心情很壞的施槍耳夫人。

「唉！我老是我不着湯匙。」她對尼古拉說：「我們今天應該給孩子們吃些混着硫黃的糖漿，這樣把他們的胃口破壞了，好使他們不會吃得太多。」

可是湯匙到底還是我不到。史邁克較其他孩子都要大些，而且又是學堂里的童僕。他挨了施槍耳夫人的一推，又挨了施槍耳先生的一拳之後，還要被迫着去尋覓湯匙。當他壯大了胆子說牠很可能就在施槍耳夫人的袋子里時——事實上就是這樣——他又被毒打了一頓。

施槍耳夫人讓每個孩子享有一大湯匙混和着硫黃的糖漿。在匆忙中，最後一個孩子的咽喉差點兒就要被她給閉塞了。吃過了糖漿，接着是用早餐的時分了；每個孩子分得了一碗湯和一片薄的麵包。

課室是簡陋，污穢的，窗戶又儘為廢紙所堵塞。兩張東西倒的桌子以及三條長櫈填滿了這個課室。尼古拉為他所見到的這一切——尤其是擁擠在那裡的一張蒼白乾癟的小臉——而感到非常苦惱。這里所教授的課程更使尼古拉感到驚訝。

「你給我拼出『CLEAN』——一再拼出『WINDOW』——

」施槍耳先生着令一位學生回答。當那個孩子遵照着他的意思做了，他便再補充一句，「現在你就把這屋子里的窗門都抹乾淨了吧！」

「什麼是馬？」施槍耳問另一位學生。

「是一種野獸，先生。」孩子的回答。

「好吧，你就去看守我的馬！」

就這樣，每個孩子都被輪流着差遣去做一些工作，而一天的課程也就在這種情形下宣告結束。

(二) 尼古拉和史邁克

那天晚上，下課後，尼古拉坐在室里一個角落頭的火爐旁邊。他內心很痛苦，很想離開這學堂，可是又沒有錢，不得已只好勉強再留下來，忍受着這一切苦痛。

忽然間，他看到史邁克正彎着腰，爬行到爐邊，檢拾起散落在地上的煤屑，丟進爐子里，然後急速縮回身子，彷彿害怕尼古拉會打他。

「別怕我，」尼古拉和氣地說：「你很冷吧？」

「不……不……」

「你不是正在發抖嗎？」

「我常是這樣的呀！」

「唉！可憐的孩子。」尼古

拉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我親愛的……」史邁克忽然放聲大哭，「我的心快要碎了，它將……它將……」

「冷靜些！告訴我，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在這里已經有很多年了，沒有一個人關心我，我也沒有希望，沒有希望了……」

戶外傳來了一陣鐘聲，史邁克爬回他的床位。

日子一天天過去了，尼古拉歛盡所能，希望能把孩子們的學校生活改變得愉快一點。他甚且準備為那終日跟隨着他的可憐的史邁克解決一切困難。

這情景，被施槍耳看在眼里，心里滿不高興。他更進一步薄待史邁克；拳頭不分晝夜地打在他身上。

一天，尼古拉發現史邁克坐在一個黑暗的角落里，偷偷地哭泣。他於是走過去摸摸他的頭，「別再這樣了，史邁克，我不能忍受看你這樣。」

「他們越來越兇了，」史邁克哽咽着說，「若不是有了你，我早就該死了。」

「也許我離開了這兒以後，他們就會對你好一些。我將被迫而這麼做。」尼古拉說。

「哦！告訴我，如果你去了，我還能我得到你嗎？」史邁克

興奮得跳將起來。

「能够，能够，可能的話我還要幫忙你。」爲了安慰那孩子，尼古拉這麼回答。

討厭的施槍耳又來了，史邁克連忙縮回角落裏。

(三) 一個逃亡者

隔天早晨，那是正月里的一個冷天，施槍耳在高聲嚷叫，「史邁克到那里去了？」可是沒有回答。

「史邁克！」

又是沒有回答。他們終於知道那童僕已經逃走了。

施槍耳和他的夫人二人即刻各乘一輛馬車，分頭追趕。

尼古拉深知史邁克是沒有多大機會能够逃得脫的，但他仍然默祝他能不被找到。

第一天，他們失望而歸。第二天清早，一輛馬車飛馳而上，車頭坐着施槍耳的夫人和史邁克。史邁克一身沾滿了雨水和污泥，模樣兒憔悴不堪。

「把他帶進來！」施槍耳命令着，「帶進來！」

逃亡者給推進了地窖。

孩子們都被命令集中到教室去，教室里立着手執着一根令人一望生懼的鞭子施槍耳。

「全到齊了嗎！」施槍耳粗暴的聲音。

孩子們全都到齊了，只是害怕得不敢應一聲是。

施槍耳離開了教室，一會兒便拖着史邁克的衣領，回來了。

「原諒我！」可憐的史邁克不斷地哀求着，「我是迫不得已才逃走的呀！」

施槍耳的回答是一手把史邁克抓得更牢，另一手則高提起了鞭子。

「停止！」第一鞭剛剛打在逃亡者的身上，尼古拉便喊着衝了過去。他那宏亮的聲音，使到橡子也發出了聲响。

「誰說的？」施槍耳狠狠地環顧四周。

「是我！你不能打他！」

「不能！」施槍耳幾乎要叫了起。

「不能！」尼古拉怒喝着施槍耳，「不能！我不允許你這麼做！」

「坐下！乞丐。」施槍耳一把掌攔過了尼古拉的面頰。

這一來，尼古拉縱身一躍，拿過了鞭子，拚命地抽打施槍耳，直到他高呼饒命，才使盡全身的氣力把他推在地上。尼古拉向四面一掃，發覺史邁克早已不見了，於是大步跨出教室，收拾了自己的幾件衣服，永遠離開了多斯波爾士學堂。

雖然，他的袋子里現在僅剩

下幾個先令，而離開倫敦却還有二百五十英里左右，但是，他却毫不畏懼向前走去。離開學堂的第一天，他走了不很遠的路。次日，就來到了一個空牛棚，在那邊他躺下身子，不過一會兒他就睡着了。

醒來的時候，他揉了揉自己的眼睛，以爲自己正在作夢，因爲在他面前出現了史邁克的一動不動的影子。原來，那可憐的孩子一路上一直跟着他，而他却没有發覺。

「這不會是真的吧，」尼古拉自言自語，「可是我明明醒着呀！」

史邁克輕輕地向前移動脚步，站在尼古拉的跟前，說：「允許我跟你到任何一個地方，我願意爲你工作。你是我的家，我要永遠靠近你。」

「很好，你可以伴隨着我，」尼古拉回答，「雖然我沒有什麼能够賜與你，但是讓我們分享我們所能獲得的一切東西。」

說罷，尼古拉背起了包袱，帶着喜形於色的史邁克，一起向倫敦進發。

是後，他們曾經幾次面臨困境，享盡了一切悲哀。不過後來日子漸漸好起來，最後他們終於能够在一起過着比較快樂的生活。

高爾基和他的作品

• 鍾文 •

高爾基是一個偉大的作家，生平只受過幾個月的小學教育，他的淵博學識，都是從極端艱苦的工作中自修得來的。他是工人出身，幼年時，曾在一個遠親的鞋店當過學徒，後來他不堪虐待，逃到伏爾加河輪船上去當廚師的學徒，每天洗刷刀叉碗碟。廚子斯默利在這時候開始教他讀書，這是他生活中的第一個先生，他也曾過一段流浪的生活，認識了一些當時人民的作家。

他的文學活動是在一八九二年開始的，那時，他以馬直西姆·高爾基（意着「最大的痛苦」）這個筆名寫成了他的處女作「馬加爾·楚特拉」（見「高爾基早期作品集」一九四七年時代版）在「高加索報」發表的。

高爾基一生的創作是非常豐富的，二十多年來在我國翻譯了很多，歷年所出版本也是不少的。這裏我只能列出一部份；短篇小說集如「草原上」，「綠貓集」，「隱秘的愛」，「初戀」，「同志集」，「旅伴集」，「碎裂集」，「高爾基創作選集」，「三天」，「英雄的故事」，「高爾基早期作品集」，「俄羅斯浪遊散記」等短篇。中篇及長篇單行本如「俄羅斯童話」，「天藍的生活」，「奧羅夫夫夫婦」，「意大利故事」，「奧萊叔華」，「麵包房裏」，「我的童年」，「人間」，「我的大學」，「母」，「奸細」，「克里薩木金的一生」。（第一部「旁觀者」，第二部「磁力」，第三部「燎草」，第四部「魔影」）「馬特威，郭丙發金的一生」等；劇本如「夜店」，「仇敵」，「未完成的三部曲」，「索莫夫及其他」，「小市民」等；論文集和單行本如「高爾基政論集」，「蘇聯的文學」，「我怎樣學習寫作」，「給初學寫作作者」，「高爾基論美國」等等不勝枚舉。

高爾基在創作活動的初期，他的藝術方法所特徵的，是革命浪漫主義。但是隨着他的才華的成長與發展，他創作中的現實主義傾向也

鞏固了。

人們是不會忘記的，那長篇的小說；「母」（夏衍譯開明版），這是高爾基創作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他所創作的母親——女工尼洛芙娜——的形象彷彿吸收了鬥士和人的千百種精神體驗。尼洛芙娜被高爾基描畫得又鮮明，又有力，又勇敢，同時又是出奇地細膩，帶着極豐富的心理說明，帶着生活真理這種力量，帶着這樣的說服力，使得千萬個謙遜的勞動者都在她身上見到了自己，見到了自己的痛苦，自己的淚水自己對工人事業的公正的信心；他們在她的形象裡吸取對自己的力量，對正義的即將勝利的熱烈信心。這個作品幾乎已被譯成在世界上所有的文字，直到現在還是教育着為全人類幸福，而戰鬥的人們。

高爾基當他成為全世界聞名的作家後，他寫了自傳的三部曲；「童年」，「人間」，「我的大學」都是非常成熟的作品，在他的最後幾部天才作品——「阿爾達莫諾夫的家事」，「克里·薩木金的一生」，劇本「葉戈爾·布雷喬卡」，「陀斯季迦葉夫」，裡面，高爾基像一個真實的，熱情的畫家，着手描繪滅亡命運，舊世界的經濟方面和精神方面，在那部「克里·薩木金的一生」，在克里薩木金的形象中，高爾基極其深刻地分析了人類的敵人，只是心非的兩面派，叛徒，隨時隨地準備出賣和背棄本身的「理想」的人的內在的本質。

高爾基這個名字，全世界的勞動者都十分熟悉的，他的作品是鼓舞了和教育了為人類幸福而奮鬥的人們，他的文學藝術的成就就是非常重大的，一位外交部長會對他作過這樣的評價：「高爾基是和普希金，果戈里，托爾斯泰這些巨人並列的，他是我們時代偉大的傳統的，最優秀繼承者，他們的藝術文學對我們奮鬥前途的影響，比任何其他我們的作家，都要來得直接和強烈，因此全世界勞動者的眼中，高爾基正是新文學的真正創始人。」

談起往事就心傷，
想起身世太淒涼。
自從離家來南洋，
赤手空拳地苦幹，
天天爲了割膠忙。
那個膠園的老板，
說來實在沒天良，
自己住的是洋房，
估俚生活全不管。
工頭更是不像樣，
整天忙着捧老板，
希望討得他心歡，
月底一到不發糧，

唐山還有老爹娘，
爲了生活得苦幹，
只好沿街做小販，
挑了担子大聲喊：
來呀來，賣紅柑！
黑車忽然大聲响，
原來「馬打」來掃蕩！
逃呀逃，攪呀攪，
小販個個都慌忙，
我被抓進黑車上，
哀求「馬打」把我放，
但是他們並不睬，
把我載到「脚古間」，

我卻一天沒三餐！
「大人」爲着抽稅忙，
搞得窮人頭都漲，
「萬萬稅」呀「萬萬稅」，
多得有如催貨單。
上月房租還沒還，
米缸的米也將完，
要我何人來商量？
再把家具當的當，
只有存着一張床，
自己痛苦向誰講？
一切東西都當完，

失業者的哀號

· 楓川 ·

藉口膠市太冷淡。
有時膠價一上漲，
薪水還是照老樣；
膠價如果向下跌，
估俚常常被滾蛋！
頭家依然喜洋洋，
這種生活太悲慘，
只有設法去改行。

担子東西被充公，
還得坐牢又罰款，
從此生活更艱難。
出了牢獄多徬徨，
面容慘白似茱黃，
病魔越來越瘋狂，
拼命向着我追趕，
走頭無路慘呀慘。
今天「菜店仔」催賬，
明日肚子怎麼辦？
社會不平等黑暗，
人家汽車不稀罕；

沒有工作太悲慘，
那人害我到這樣？
那個傢伙沒天良？
吃人社會如豺狼，
迫害窮人是誰幹？
窮人個個都善良，
爲了生活天天忙，
卻被「大粒人」苛待，
可恨的「人」呀！
我會向你們算賬！

五五年一月一日檳城

七層樓

• 李淑華 •

紅山地段聳起多座七層樓，
遠望過去，壯觀無比；

它象徵新加坡的「繁榮」，
人民「幸福」生活的倒影，
哈囉！蜜士脫王！

這才是我們的地方，
讓我們走近觀觀，
必能更明瞭這新的氣象，

×
×
×
怎麼？

無數的窗口，
突出算不清的「萬國旗」！
破的旗，補的旗，褪了色的
旗，

間或有幾幅新的旗，
大小不一，樣色各異，
啊，好看，美麗！

×
×
×

這是什麼大節目？

如此熱鬧，
呱呱呱呱！

老太婆喊着阿豬阿狗，
大嫂子厲聲責罵「天壽仔」，
孩子們有的哇哇哭喊？

啊，好玩，有趣！

×
×
×
啲！

三輪車夫也住起洋樓來啦！
可是怎麼又愁眉苦臉？

啲！

山芭佬也住起洋樓來啦！
可是怎麼又痛訴苦悽？

啲！

教書匠也住起洋樓來啦！
可是怎麼又不樂意？

啲！

工友們也住起洋樓來啦！
可是怎麼又沉着臉悶一肚子

氣？

七層樓像是雜菜羹，
什麼菜都有份！

×
×
×

這是「衛生」的標榜，
這是繁榮的怪現象！

可不是？

亞答屋毀了，請來住洋樓；
六十塊月租，公平交易，

二房一廳，廚房浴室合一，
八呎的房子，踏上樓別想抬
頭！

×
×
×

六十塊，租不起，
合多一家平分住；
光棍幾條合夥租。

可是，但是，不過……

別的不用提，
山芭佬可無依：

菜園完了，
豬鴨完了，

亞答屋完了！
生活不安了！

怎麼得了？

叫阿豬擺香烟吧！
叫阿貓擦皮鞋吧！
叫阿三去派報吧！
叫阿四去討飯吧！

×
×
×

這就是七層樓！
人民幸福何在？

恐怕個個要從上面跳下來！

風雨阻擋不了我們的前進

• 方陀 •

繼承了華校學生光輝的傳統精神，我們的行列，再一次出現在獅城的土地上，高高地打起「救災」的大旗。

這些躍動的日子，又在我們的歷史上，寫下了絢爛的一頁。

十二月是滂沱的雨季，一連數晝夜的暴雨不息地降落下來，雨水像山洪爆發，狂獸奔騰，湧進全島無數低窪的地區，造成了星洲有史以來最殘酷的一次水災。在勿落和波東巴西，在大成村和芽籠士乃，雨水吞噬了鄉村裡無數的房屋和菜園，雞禽和牲口，在波東巴西甚至造成了人命慘案。在這些澤國裡，受害的各民族同胞，中國的工人和馬來的農民，遭受到了悲慘的浩劫，眼看著房屋倒塌，禽牲死亡，菜園被毀，這一切悲慘的情景，怎不叫他們流淚嘆息？怎不叫他們憤怒控訴（不是向天控訴，而是向人控訴）？

正當千萬個受難的災民們遭受浩劫，呼天不應，呼地無靈之際，英勇地走出了我們學生的行列。這些受難的災民的災難就是我們的災難，救災就是我們無可旁貸的責任，所以，大家伸出有力的手和難民緊握着，請注意啊，這不是在憐憫和施捨，是以全生命的熱忱將我們的心交給受難的人們的。

十二月的天空是陰霾霾的，陰霾霾的天空中逆着凜冽的風，在凜冽的寒風中，我們的隊伍，響應着莊嚴的號召，集合在草場上。近千人的莊嚴行列，近千手，近千顆心——這隊伍多麼雄壯，多麼威嚴，它的雄壯無從描摹，它的威嚴不可忽視。這正義的隊伍，維護人類尊嚴的巨人，永遠征服不倒。

我們的隊伍出發了，踏過雨季泥濘的土地，迎着寒

風，我們行進，前進的歌聲和前進的步伐，飄散到曠野上。寒風吹不散我們心頭的熱火，霖雨不能阻擋我們的前進，在泥濘的道路上跌倒了，再爬起來，揩乾泥漿，繼續前進。

我們眼前展開一片荒涼的畫面，遭受風雨洗劫的悲哀的鄉村，毫無生氣地躺在陰天底下，亞答屋卑微地凋零散佈在叢林和喬木中，在這些卑微的昏暗的亞答屋裡，正生活着我們受難的人們，他們正在嘆息着。

我們帶着光和熱，希望和信心，走進無數亞答房裡去，我們打破一切隔閡，和善良的人們在一起，我們的熱情在這裡匯合了。

我們靜靜傾聽，聽着受難人們的哀怨的伸訴，他們伸訴在那一個狂暴的晚上，無情的風怎樣摧殘了他們的菜園，掠走了他們的畜牲，沖倒了他們的房屋……他們悲哀地滾下了白花花的眼淚，他們收斂了眼淚，由哀怨而激動，由伸訴而控指，他們誓言他們是決不甘休的。

我們沉重地安慰着災民，熱情地鼓舞災民的意志，我們將帶來的衣服和餅乾交給他們。

「呵，我感謝你們的心，你們的好意……」無數災民都激動地對我們這樣說。我們的手，和受災難人民的手緊緊地握着，握着，在這緊握着的一刹那，我們深深地感覺一個偉大的牢不可破的友誼誕生了。

這些躍動的日子，對我們無數的青年學生，是一個最實際的鍛鍊和教育，使我們更進一步的認識了勞動人們的勤勞，樸素的光輝品質，叫我們慚愧地脫下雪白的外衣，虛偽的外表，摧毀知識份子的優越感和腦海中的舊王國，走到勞苦大眾中間去。

沒有聽人唱「路是我們開的」這歌很久了，歌的調子雄壯還是低沉，早已湮沒，記不清了。偶爾看見膀手臃足的人們，拿着鋤鏟，在還沒有路的地面上鋤土鏟泥，忽又記起這歌名。看到他們大汗滿身，口裏却低聲在唱，我想：難道是哼這隻曲子？因為歌聲不大，聽來不清晰，未敢斷定唱的是「路是我們開的」，但拍子很像，而且歌聲中夾雜着些「！」號在其間，則又斷非時代流行曲。我本想去聽個明白的，一眼瞥見監工在那裏左手握圖，右手執筆，神氣活現地落力指揮，雖則手上沒有拿着鞭子，却不因缺少一根鞭子而稍減了威嚴的神情，就決定不驚擾他的勤業了。我因此更相信他們確在哼「路是我們開的」曲子。

路，確是勞動人們開的。人們用鋤鏟掘開泥土，用砂石填平路基，用汗珠混和瀝青或洋灰，或用腳踏平蔓草和荊棘，開出各種濶窄不同的路來，給各種不同的人不同的車輛走；用枕木和鋼鐵鋪設了軌道給火車走；用血與肉砌成坦途給歷史向前走。每一種路都凝結着無數勞動人們的汗珠和腳印，

路

· 民夫 ·

歷史坦途尤其凝結了無數開路人們的血肉與屍骨。倘使道路還繼續開，歷史繼續向前走，仍須大量汗珠和血肉繼續投下，而且要慷慨地投下，猶豫是不必要的，吝嗇決築不出穩固的路基。當然，這是十分吃力的，但開路本來就是一件吃力的事情，風吹日晒雨淋，都不大好受，更何況還得用力氣呢。不過這只是對從事開的人而言；等着路基築好，穿了晶亮皮鞋來「格啦格啦」，坐享其成的福人，又當別論。當艱鉅工程開始時，他却躲在家裏納福，或躺在愛人裙邊聽聽眠曲了。那是舒服不過的，做了易卜生戲劇裏的英雄——彼爾·根得，多麼安閒有趣！

隨着社會經濟發展，路的需要確已日見其多，尤其需要通達四面八方，以增加富翁的財富。現已通達的幾種是：有直達崇樓巨廈和闊人府第的；有

通鄉村和山林的；有通至遠方的；但也有通到坟墓的。因為路的方向不同，走路的人們就常會大異其趣：有往上爬，也有向裏鑽；有向前走，也有往後縮；有投奔向遠方，也有走向墓道；更有不願前行，也不想後退，終於站着不動，等候僵化的。最後的一種「志趣」，大抵都是很「高明」的，能像石人般屹立不動，自可保得較為平安而且久遠。因為石破天驚山崩地裂的事情未必真有，就是有亦未必會在明天或明年發生；但年代的流駛，空氣的侵蝕，雖是石人，如果屹立在有空氣的地方，亦難保永遠平安無恙的。這原因，並非什麼「禍福無門，惟人自召」的過氣老話，實在是「禍事」有時會「不請自來」。即使屹立不動，與世無爭，空氣不見得就會對你特別客氣，「召」與不「召」，它總是一樣襲過來。所以，站着等候僵化，亦非永保平安之道；倘要冀求永存，還是躲入墓道安全。當然，這

是跟生存有所抵觸的了，那也無法，既想生存，又求不朽，理想固然高超，可惜的是現在還未發現這般巧妙的辦法。站着又要不朽，世間那有這樣便宜，除非向安居在天空那位主子求救，否則還是開步走路好。

該走那一條路呢？有人說「一條條大路通羅馬」，先前或許不錯的，古羅馬確有過役死千萬奴隸的光榮業績，沿着大路要去瞻仰的人，自然不少，不過那是以前的事；現時也許還有路通着罷，但現在的羅馬可不行了。莫索里尼死後，人民沒有恢復失去的自由，達官貴人則仰仗金元續命，雖有大路可通，這地方其實是去不得。或者可「通羅馬」的只剩下通到沒有光明的地方的老路了。

排在我們眼前的路是縱橫交錯的，為了生存和發展，決不能老是蹣跚裹足不前，必須在縱橫交錯中選出應走的方向，腳踏實地，邁開大步往前走。當然，前面險阻是有的，說不定還是荊棘塞途，但「路是我們開的」，可以踏出羊腸小徑，甚至闢成康莊大道，給人類向前走，給歷史向前走！



和平敗子——卓別麟

• 和平 •

「差到」這小人物是歐洲的一個不幸的浪人，也是這世界上還沒有翻身的每一個被壓迫的典型人物。在影片上，這小人物讓我們看見人生最起碼的理想；也讓我們看到人生的不幸。不單是這樣，他還教我們反抗，決不屈服地永遠追求人生幸福理想——我們做人的基本權利。

然而，「差利」只不過是由一雙大皮鞋；一支手杖；一套不合任何時裝式樣，不在乎任何時代風氣的裝束；一撮小鬍子；所構成的。可是，當他搖起鵝步，舉起手杖，聳起肩頭，揚起眉毛，……就能充份地說出廣大人民所要說的話。提起「差利」，大家都懂得是卓別麟的真心傑作。通過「差利」，卓別麟告訴了我們：他愛世界的人民，需要世界的人民；猶如世界的人民愛他與需要他。

卓別麟是這樣的一個人，他自己有錢，但他不為有錢人說話。這是為什麼呢？為什麼呢？好，就請看下去吧……

× × ×
 太晤士河邊，到處都是不幸的浪人，乞丐，罪犯，還有窮困的工人，飢餓的小販——都在苦難的生活中掙扎着。卓別麟童年時就是這些人羣中的一員。

卓別麟的本人是在倫敦的東區，但他的出生地並不在這裏，而是在巴黎近郊芳騰白露（Fontainebleau），他出身後不到一年，才搬到這裏。在太晤士河的大霧中，童年的卓別麟看到：醉漢們搖搖擺擺地走來走去；消沉無望的盲老人；腳殘廢了而穿上大皮鞋的馬車夫……這一切都深深地印在他那幼小的心田中。這些在他的影片中我們都能看到。當時，幼小的卓別麟就認識了貧窮和死亡，認識了社會的醜惡。

倫敦的殘廢人實在很多。這些不幸人兒的恐怖，一直糾纏着小卓別麟，漸漸地他就懂得這都是不良社會制度的產物，懂得這些受難者是因為疾病，因為貧窮，因為倫敦冬天的嚴寒而殘廢的。

從小卓別麟就同情這些人，愛這些人，長大以後還是一點不變。在英國老作家毛姆的「作家手記裏」有一段很好的記述：

「一天晚上我跟他一塊兒在洛杉磯散步，忽然我們走進洛杉磯城最窮苦的區域，那一帶有許多骯髒的大雜院，還有許多破破爛爛的店子，賣着人們的日常用品。他（指卓別麟）臉色突然開朗，高興地大聲嚷起來：『這才是真實的生活。不是嗎

「一切都是假的。」

這完全是因為他本身也處於貧苦中。小時，父母以賣藝為業，他還不會走路的時候就當了演員，開始嘗着人間的辛酸。如此生活維持得很勉強。不久，父親酗酒死在聖湯瑪醫院。接着母親也被生活鞭撻得發了瘋。孤伶伶的他被送進了孤兒院，孤獨，寂寞，空閒，使他忍受不了，他需要的是奮鬥，於是他逃出了孤兒院，去追求自己的理想。……：

流浪，流浪，嘗盡了人世間的苦難，經歷了無數次勝利的反抗。反抗，又反抗，他終於成爲大家所熟悉的差利·史賓塞·卓別麟（Charles Spencer Chaplin）——

× × ×
一九一二年，卓別麟遷居到美國。

他在美國住了四十年，這四十年是他最不平靜的歲月，也是他最勝利的歲月。是的，卓別麟在金元國的奮鬥已獲得很大的勝利，而他的勝利也正說明了老百姓的必趨於勝利。

看吧，卓別麟是這麼戰勝他的敵人，他的戰勝不是用槍，不是用炮，更不是用原子彈，他只是用一種奇異的武器——「差利」這小人物。雖然，美國大人先生們有威力駭人的原子彈，必竟抵不住「差利」手上那根蒲劍似的小竹杖，

金元國嫉恨卓別麟，因為他反對人吃人，反對壓迫，反對侵略；因為他熱愛和平，維護真理。

一九三六年，在「摩登時代」裏，他諷刺了金元國的「文明」帶給了工人生活的影響，刺痛了唯利是圖，不顧人道的醜惡的制度。這自然會使大老板們和政客們大發雷霆，是不足爲怪的。

一九三九年，又在「大獨裁者」中繼續控訴社會制度的種種非人道的畸形發展。卓別麟一輩子最痛恨那些爭權奪利之徒，凡是破壞人類的幸福，自由，的惡勢力，他都痛恨。希特拉就是這種惡勢力的化身。因此，卓別麟就把這個獨裁者的謊言收集起

來，在片子裏體無完膚地揭發了它的狂妄詭計，暴露了它的渺小。

「大獨裁者」在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意大利遭到查禁，這是不足爲奇的。奇怪的是：在那口口聲聲地自誇「自由」「民主」的美國，竟也會遭到反對，那真是滑天下之稽！

不管大人先生們怎樣攻擊，說卓別麟進行政治宣傳。他都給誣讒報以反擊：

「有人說我拍這部片子，目的是在宣傳。完全不是這回事。我對於宣傳什麼都不感興趣。——大多數宣傳都是沉悶的教訓。我拍攝「大獨裁者」，是因為我痛恨獨裁者，是因為我要大家嘲笑他。

「我拍這部片子是爲全世界的猶太人……我希望看到人間再有正直和仁愛。」

「大獨裁者」的出現，太使美國的一些「批評家」大驚失色，因爲片裏表現了太多的現實。片末尾六分鐘的演說更使他們戰抖。這是說：

「……對人的仇恨將會消逝，獨裁者必將滅亡，他們從人手中裏奪去的權利，必將歸還給人民。只要人肯爲自由而死，自由也就永遠不會消滅。

「大家團結起來！爲一個新世界而戰鬥，一個美好的世界，在那世界裏人人都有工作，青年都有前途，老人可以安享天年。

「野心家們掛羊頭賣狗肉，……他們不實踐諾言——也永遠不會實踐諾言。

「讓我們大家起來消除國際間的障礙，消除貪婪，消除仇恨，消除殘暴。

「讓我們大家起來爭取一個有合理性的世界——一個愛科學、愛進步的世界，使一切的人都能享福。」

「……」
後來「紐約影評人協會」曾表示將一九四〇年度的最佳表演獎贈給卓別麟，就說明美國大人們對他默認失敗。當然，卓別麟是不會接受這個東西，

因為他用不着錦上添花。

一九四二年，法西斯猖獗地破壞人間的幸福，他奮身起來大聲疾呼，號召開闢歐洲第二戰場。七月間，他在長途電話裏向紐約麥迪遜方場上的一個羣衆大會發言，他說：「民主的存亡，繫於蘇聯戰場」。羅斯福萬想不到大人先生們却因此拿他加以攻擊；因為西方的將軍們有他們自己的算盤。甚至美國的「非美活動委員會」以「卓別麟因思想左傾」，傳他到華盛頓去審訊。他這時的答覆是：

「我不是共產黨員，我是和平販子。」這使美國露出了狐狸的尾巴，到今日還一直收不回來。詭譎，攻擊，壓不倒老當益壯的卓別麟。他的敵人只得公開說他是一個共產黨員拒絕他住在美國。說到他是個共產黨員，他又會說：

「那批傢伙（指一些大人先生們）瘋了。他們想喝人血想瘋了。他們談到共產黨人，我倒不在乎，我只希望他們誠實些。」

一九五三年四月十日，他把美國移民局發給他的「回頭紙」扔在美國領事面前，說：「我不再需要這東西了！」十七日，他即離開美國，雖然美國人民還需要他，然而全世界的人民更需要他。對的，一個國際主義者，應該去做「世界的公民」。

卓別麟離開美國，又回到了倫敦。在倫敦，他接受了成千成萬的人民的歡迎，這可說是他再次的勝利。抵達倫敦，他發表了一個聲明：

「我在美國住了四十年，要我和我的家庭從那個國家連根拔走而不感痛苦，可不容易。但是，自從上次大戰以來，我就一直遭受惡勢力造謠誹謗中傷。他們藉了他們勢力，再加上黃色報紙刊的幫忙，造成一種不適用於健康的氣氛，對開明人士一一加以迫害。在這種情形下，我覺得簡直無法繼續我的拍片工作，因此我已放棄在美國居留。」

我們知道卓別麟是酷愛工作的，他要站在人民

這一方面嚴肅地工作，永恆持久地工作下去，美國大人先生們阻止不了他。雖則，他已離開了美國，但他對於那裏的人民還是一樣愛着。就如他自己說：「我在美國有千百萬朋友——只有少數敵人。」他對於自己的工作抱着很大的信心，他相信電影藝術對於世界和平的偉大的貢獻。七八年前，他說過：

「我相信哭與笑的力量。好影片是溝通各民族人民感情的工具。……好影片對消除猜疑和顧慮的烟幕，俱有極大的作用，而這種猜疑和顧慮的烟幕今天却籠罩在世界上。我們已經有了太多的暴力，戰爭，仇恨和色情的影片，這些影片促使世界局勢更尖銳緊張起來。假如我們能够在各國之間大量交換影片，不是交換宣傳侵略的影片，而是交換說出普通男女所要說的話的影片，那就可以保衛和平，免去災難。」

他從前工作道路是這樣，現在何嘗不是呢？他對於好萊塢甚感厭惡，他曾說過：「好萊塢並沒有電影事業，只有利用電影賺錢，如果要觀摩電影事業最好到別處去……。」他又說：「他們（指好萊塢）就像製香腸機製香腸那樣的濫製着劣片」。不錯，幾十年來好萊塢就在這種情況下大量的拍製着充滿毒素的片子。

卓別麟對於人生的看法是正確的，去年中旬他領受了國際和平獎章就是一個明証。這也証實了卓別麟永遠走向勝利的。

在藝壇上，卓別麟也獲得了很大的勝利。那是一九五二年的事了，在比京布魯塞爾舉行的國際電影展覽會是一個具體的說明，在大會上，卓別麟的「淘金記」和「城市之光」二部片子，榮譽地獲得第二名和第四名。這是多麼驚人的才能呵！

今年四月十六日是卓別麟六十五高齡生日紀念日，讓我們在這苦難的土地上祝福他再次又再次的勝利，並給我們帶來勝利！

生活在苦難

· 鶴鵬 ·

陰沉的子夜，凜冽的寒風，天氣冷得很，雨還是下個不停，黑黝黝的大地，椰葉沙沙的擺動，四周籠罩着恐怖的气氛啊！

這時，一陣大吠的響聲，劃破這死寂單調的空間。

風刮得很緊，雨越下越大。一株「芭茄樹」下，一張破舊的帆布和二片「茄草」葉經不住猛烈風雨的襲擊，已顯出破碎不堪，雨水迅速地穿過那小小的破洞漏下去。

睡在下面的阿陳和四個工友捲縮在一起，手足冰冷的攪抖着，身上的棉被，已被雨水淋濕了，在他們身邊那數塊硬紙片的「標語」（團結就是力量，爭取合理的要求！）已成爲他們抵禦風雨的唯一工具。

一點小小的火花，在微弱地閃爍着，一張陰沉憂鬱的瘦臉，帶蓬鬆的亂髮，臉上濺遍串串的雨水！

阿陳拼命吸着腳在嘴角的半段香烟，藉這點熱氣來溫暖自己。從他嘴裏噴出一股股濃烈的氣

味！兩顆腫腫的眼睛，漫無目標地在黑暗中搜索，似乎在我尋失去了的東西。

他腦子裏在回憶今早的事情：一批一批的工友學生們，冒着大雨前來慰問，以物質來支持他們，使他們得到了無限的安慰，更得到無限的鼓勵！這種場面真令人感動。正義善良的人們呵，真理是永遠存在的。

他又想起朋友給他的信：生活唯有戰鬥，在醜惡的現實中，爲了生！就要戰，這是真理！一切美麗諾言，都不能使人相信。要生活改善，就要團結一致來奮鬥！以實際的行動來爭取。

他想到這裏，疲倦的臉微笑起來了。

倏忽間已經一個月了，到現在還難望有解決的跡象，這次在忍無可忍之下，以極其堅強的信心，來展開這一次的抗爭——罷工——一路來的受盡剝削，欺侮的勞動工作者，被迫得走頭無路，非要團結起來不可！

我們向自然戰鬥，歷盡艱難

所得到的物資，但是種稻的沒飯食！……更被那投機取巧的社會渣滓者所享用。「堅持下去，爭取合理的要求！」這是善良人們共同發出的心聲。任何外來壓力，都不能摧滅他們的信心。在抗爭中是痛苦的，挨飢受餓，在淒風苦雨下渡過這苦難的日子。

忍，忍，忍！但他們不能空着肚皮工作。一代，二代，三代！永遠做奴隸！永遠受壓迫！侮辱！基本人權被剝奪！這就是人類所謂「平等」，「自由」嗎！永遠的記住，唯一的活路，就是戰鬥，在黑暗的社會裏，人生也唯有戰鬥才能生存！爲改善生活，爲真理，我們不能苟活呵！

風！雨！雷！電！的威力，撼動了周遭的黑暗；阿成站起來，凝注着四周的風雨！

黑夜是漫長的！也是可怖的！但黎明還未到來的時候！暴風雨的降臨是必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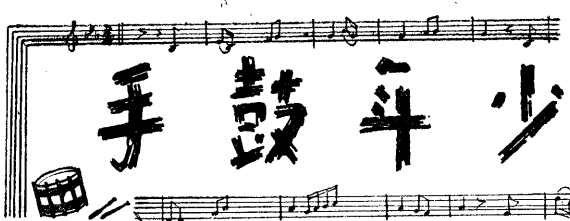
一九五四，十二，十七。

總有一天！

· 青風 ·

在暴風雨中，一隻飢寒交迫的綿羊，從遠處走來，全身都被暴雨淋濕，它張目四望，想找個地方來避避雨，呵！有了，對面

有一間



華麗堡
藍式的
洋樓，
於是它
很快的
奔馳過
去，想
進去躲
避一下
道在門
旁竟衝
出一條
狗來，
大聲地
叫道：

「你進
來幹什
麼？」

「我……想……進來避避雨」，

它凍得發抖的回答，情態十分可憐，像哀求的樣子，那知道那狗變本加厲，狠狠的罵道，「你想騙我，你身上不是有着最能取暖的東西嗎？還在這兒裝模做樣，

我看你一定不是好東西！」這話像針一般的刺傷了它，使它非常難過，它在想；是的，我身上的毛是世界上最可貴的東西，爲什麼我現在却這麼寒冷呢？還不是我的主人把我身上寶貴的東西奪去，不許他多留下一點，要不然別說在這暴雨中，就是下起雪來我都不怕呢。它越想越憤怒，越想越難過，激動得全身的血漸漸也沸騰起來，忘記了剛才的飢寒。

「我警告你還是乖乖的滾出去，不然的話，哼！」

「你這傢伙，全不講道理，自己當了奴才，還以爲是件頂光

玩康樂球

· 旭日 ·

文忠這幾天實在變了，以前他對功課很感興趣，現在却討厭極了，天天不想回家。他的媽媽很詫異，就叫文華去找文忠，文華以爲文忠是在學校裏打籃球，可是，文忠并不在學校裏打籃球，這使文華白走了一趟。

文忠去那裏呢？家中沒有一

個人曉得，原來他是在一間咖啡店門口玩小型台球——康樂球。自從這種小型台球來到這間咖啡店之後，立刻就引起了兒童們和

榮的事。」綿羊有點冒火來了。那狗見情勢有點不對，但還不甘示弱，便大聲的喊，「還不走，難道想造反是嗎？」經牠這一喊，四週便跑出很多狠凶凶的狗，張牙舞爪，想撲過來，可是綿羊一點也不害怕，它滿懷悲憤的怒視着它們。

「你們以爲整天躲在樂園裏，保護着主人，就了不起，很光榮嗎？告訴你們；總有一天咱們的兄弟姊妹們會醒覺起來，團結起來，不怕你們兇，不怕你們強，只要我們團結得緊，我們一定可以衝進去，把你們和主人一齊趕掉。等着吧！總有一天。」說完了，它便怒氣沖沖地咬着牙齒，冒着寒風暴雨走了。

成人們的興趣。本來這種小型台球是供娛樂之用，可是在不適當的場所却成爲賭博之用了。

文忠小小的心靈是被吸引了，起初是跟着朋友們玩玩，但在後來受了流氓的影響，潔白的心靈却染上了賭博之惡習，他是着迷了。

在家裏，一切使他感到很無聊，有趣的書報，到這時是變成無趣了，吃飯時想着，拿着筷子向着碗打一打，而發出響聲來，

媽媽生氣地罵道：

「文忠，你發瘋了嗎？飯不吃還打什麼？」他笑了笑，埋頭地吃下去，在他睡覺以前也是這樣，手癢癢的，離不了打康樂球之勢。

以上算是玩康樂球的小插曲，一些兒童都像文忠一樣的着迷

「郵政局」裏

「呀……」我熱得忍不住了，拉拉背後的衣，當扇般地撥。

我在郵局裡，整整地等了半個鐘頭了；可是局裏的人員，一個都不睬我，只顧和會說噯哩咕嚕的話的人講話。不耐煩了，叫着：「郵票十張，一毛錢的」。「What？」賣郵的一個開口了。

我向來是聽不懂「紅毛話」的，這一句新詞句，我不曉得，愣住了。只見該人員冷笑一聲，又與一個高鼻子，藍眼珠，順長的身子像一枝竹竿似的人，吱吱喳喳不知講什麼，我聽不懂。我又叫：「郵票十張。他回頭瞪了我一眼，我也望了他一眼，他又說：「What？」我心想：難道他聽不懂中國話？不，他也是自己人，和我一樣的黑眸子，黑頭髮，黃皮膚……絲毫與我無異，只是講話噯哩咕嚕，吱吱喳喳，像猴子一般而已。

片刻。……

我笑了，因為我想到：我會

。它帶有賭博性浪費了我們寶貴的光陰和金錢，以及養成不良的習慣。

因此，我在這裏，對於一些在學和不在學的朋友們加以勸告：不要浪費我們寶貴的光陰和金錢，以及養成不良的惡習吧。

• 少女 •

聽過讀「紅毛書」的孩子唸！「灣，吐……細門……奠。」啊！我知道了「奠」就是十；而且郵票大家都叫它「斯店」，大概「紅毛話」吧！我不加思索地說：「喂！「斯店」「奠」……」「奠」……！」糟了，接下去的話不會說了，再也說不下去了。「

訪問一位朋友

• 傑 •

假期中回到一坡，安頓好了行李，便去找金鋒友坐談，到了他住的亞答屋，我站在門口叫他，出來開門的竟是殘廢了的金鋒——右腳套上了假腿，我怔了一怔，想不到半年後的他？竟變成了殘廢的人。

他引我進去，屋裏設備簡陋，只有幾張破椅，一張舊茶几，我坐在一張靠椅上，他端出一壺熱茶來，我們寒暄了一會，便正式開始交談。

「鋒，你的孩子大牛呢？」

我看不見他的孩子及鋒嫂，感到奇異地發問。

「出去了」他皺着眉頭回答

「斯店」毫嗎區？」這一個反問，倒使我更愣了，更啞了。我張了口，又閉，閉了又張，呃呃地不能開口。後來才口吃地說：「斯店」一毛：錢的：十張來：」可是奇怪，剛才聽不懂中國話的他，這時候，竟會拿十張一毛的郵票給我了，可是哈哈大笑，十分快樂。這時，我受了這頗非凡的侮辱，默默無言，狠狠地跨了門。

心村：現在的社會，不懂「紅毛話」的人，就要受侮辱？唉！不，我沒有受「紅毛」教育更好，才不會像那種鄙視自己的「峇峇」；我雖然受侮辱，可是還對得住祖國，因為我不對自己人擺架子！我決不慚愧！我無限的欣慰。

「鋒兄，你的腿怎樣會弄成這樣？」我知道一提起他的腿，一定會引起他的傷心，很想知道他的腿怎樣變成殘廢，所以問了這個問題。

「唉，一言難盡，」他長嘆了一口氣，喝了一口茶，開始敘述他的故事：

「半年前，當我照常在礦坑裏挖礦時，一天，轟！礦坑坍下來，壓死了許多工友，我幸虧沒有被壓死，但這條腿可折斷，成了一個殘廢的人。

「礦場絕對不需要我這個殘廢的工人，去替他們挖礦，所以便被礦場開除，失業在家，靠平生少許的積蓄過活，坐吃山空，

錢也漸漸用完了，生活一天比一天困苦。

「我的內人是一位愛慕虛榮的女子，她見我變成殘廢，便拋棄了大牛走了。她走後一切家務都落在我身上，在這種情形之下，大牛失學了，要他去跟人家做

雜役，我有空就代人寫信，勉強渡着困苦的生活。」談到此他的眼眶已溼了，我也被他那不幸的遭遇感動，眼眶有些癢癢，去摸時竟是淚水。想不到他這樣年青便殘廢了，不知他將怎樣渡過，漫長人生的旅途……

狂風暴雨之夜

• 黃昌虎 •

夜，一個狂風暴雨之夜。窗外風在搖曳，雨在怒吼，雷在咆哮，電在馳騁。

遠處，傳來陣陣的犬吠，忽大忽小，不時中斷，益顯得這狂風暴雨之夜的恐怖和淒涼。

室內漆黑的一片，伸手不見五指，這時我心中的怒火，一陣一陣在燃燒着，爲什麼？許許多多的工人好似一株樹膠一樣，年青的時候，人們今天割一刀，明天割一刀……等到它老了，無用了，人們把它砍倒……老板不斷地吸着血液，等到吸餘下骨和皮的時候，把他們趕掉了……

這時，遠處傳來陣陣悽惻，悽愴，低沈的叫賣聲，衝破了這狂風暴雨之夜，驚醒了我的想象，好奇心，走近窗口，探首窗外，呀！原來是一個賣「雞粥」的小販，淒風苦雨侵襲着他的身軀，使他全身戰抖，他不向狂風暴

雨而低頭，不斷的前進，那瘦長的背影，終於在遠方消逝了。

他聲音喊啞了，腿也走酸了，有誰來同情他，幫助他，或向他買一碗「雞粥」呢？

我回到牀上默默的想着「唉！今天不平等的社會中，富裕的人們早在這狂風暴雨的懷抱中，進入甜蜜綺麗的美夢，而貧苦的人們還要爲了生活而掙扎和賣命，有時還受到警察的罰款。富裕的人們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莎士堅，窮人連稀粥都沒有，到甚麼時候，我們貧苦的人才能翻身過着自由幸福的生活呢？」我心中好似刀割般的痛苦，眼淚不斷落着，這個畸形的社會，我不敢再想下去了。

風停了，雷住了，電停了，可是，濛濛的細雨，還是靠靠的落在大地……我想，在這狂風暴雨的晚上，還有許許多多不平等的在發生……

苦力

• 秀枝 •

無數滴的汗！
無數滴的血！
沾濕了一叠叠的紙鈔
挨過痛苦的日子！

自殺

• 少艾 •

鮮紅的血，
似泉般地從頸項湧出。
可憐呀！

是誰驅使你？
難道你沒有
奮鬥的毅力？
你的行為勇敢？
不，你的確太懦弱呀！！

開路工人

• 周明 •

在酷日的炎熱下，
受盡了無情生活的煎熬！
嘶破喉嚨悲哀地高唱，
却忘了一天的疲乏，
而血汗淌遍了人生的旅程……

一個「新婦女」

• 王力 •

滾開吧！貓頭鷹！

放學後，我和一個同學一邊談天，一邊踏着脚車回家。

正談得很有興趣的時候，忽然有一個「新婦女」很威風的把脚車闖到我們前面來，我看她這個樣子不禁在心裡罵道：

「妳要快就踏快點好了，爲什麼要「割」到我們面前來。」

她左手還放下來搖前擺後，右手又好像不抓住「車手」，可能會跌倒，要抓住「車手」却怕人家不注意她。所以她就裝到好像「放手」的樣子，很驕傲的踏着那輛「地地達達」的脚車。

我立刻看到很多過路人都轉頭在注視她。我心里想道，一定是她的服裝太過「美」了。於是

我告訴那個一齊走的同學。「你看前面那個女子，她穿的衣好像玻璃紙的樣子，襯衣全顯露出來。」

那個同學說：「這個樣還不要緊，有的連褲也穿這種布的才慘呀！——但她們一定認爲應該要這樣才是美。才是新婦女。」

對於那個同學所說的連褲也穿這種布，我還半信半疑；但今天我却親眼看到有這樣一個「新婦女」，願意裝到像一個「半裸體的女人」一樣，在大衆眼前來表演她的利害，現出她的肉體。

這是誰教她做出這個模樣來呢！還不是這色情的舊社會。

壓 欺

苦食，
原儉，
人衣，
農節，
易付，
好稅。

錢收，
爺發，
收據，
不發，
去交，
明偏，
無再，
！不，
——
折屋，
快財，
趕有，
他何，
奈如！？

• 育 蠶 •

滾開吧！貓頭鷹！

黑暗是你的天地，

仗着黑勢力，

隨意摧殘弱者。

雖然黎明必來到；

但是你盡力阻着陽光，

扼住雄雞的喉嚨，

阻止牠報曉。

法律是你自己造出來的，

武力便是法律！

橫暴就是你的自衛，

可是，貓頭鷹呵！

當朝陽東升，

你——黑暗的統治者，

卻伏着身體，

在樹梢悲鳴！

滾開吧！貓頭鷹！

在陽光照射下，

你說——

我們是平等的，

民主，自由的！

決不應互相殘殺！

但黑夜來臨時，

你又準備向弱者開刀！

然而——

光明是永恆的，

想阻止它的，

將被消滅！

滾開吧！貓頭鷹！

你可記住——

被統治者是人；

有血肉有靈魂的人，

他們決不向你屈服！

滾開吧！貓頭鷹！

黎明是會來臨的！

楓川，

民歌選集

第二輯

即將出版

本社即將出版之民歌選集第二輯收有各國民歌四十餘首，內容均係表現勞動人民的生活和期望，旋律優美，動聽。中國民歌有：蘇地風、紡棉花、牧羊姑娘、草原情歌、自由結婚小唱、李大媽、南泥灣、草原牧歌、紅河波浪、……外國民歌則有：紅葉花開、可喜的一天、山下開滿小花朵、船夫之歌、祖國、和平幸福的樂園在眼前、在烏克蘭的原野上、……并有合唱二首，蒙古小夜曲及貝加爾湖。

● 社 版 出 耘 耕 ●

本刊自第二期起至第十五期

皆有存書

讀者購買無任歡迎

第十五期要目 民歌選集

每本二角五分

創刊號已全部賣完

本歌集計收有：小路、熱愛祖國、桃花店杏花村、杜鵑等……各國民歌十七首。

雨下在多難的鄉村上(詩)
 今年來幾個筆戰的檢討(專論)
 前途(小說)
 宣誓(散文)
 你們帶着光榮的標誌去了(詩)
 老寡婦(素描)
 人馬耶可夫斯基(人物)

南島著名

美 珍 香

肉乾肉絲

號一十七牌門(讓班路即)律槽梧坡小坡嘉新
BEE CHUN HENG
 No. 71, ROCHORE ROAD, SINGAPORE.
 TEL. 34625 五二六四三：話電
 DRIED SLICED & MINCED PORK.

本號特聘名師精工配製採用最滋養豐富原料焙製香脆肉脯肉乾肉鬆等氣味芬芳清香適口培煉得宜久藏不壞較他家誠有天淵之別用以餽贈親友又為最高尚之禮品如蒙惠顧請認明「美珍香」獨家製造招牌為記外埠函購壹磅起碼先將貨款匯來列明地址由郵奉

美味可餐肉乾絲
 珍饈佳品最相宜
 香脆爽甜堪適口
 號譽星馬眾皆知
 美珍香披露

新市及馬來亞學生界愛讀的報紙

新 報

每逢星期二、四、六出版

地址：新市絲絲街一八號A

電話：一六七五 信箱：一九三七

SIN PAO PRESS, LTD.

158-A, CECIL STREET, SINGAPORE.

TEL. 6157.

P. O. Box 1739

反對色情文化
 建立健康理論

言論公正

新聞翔實

每月一元八角

定價：

副刊精彩

每份一角五分

副刊活潑

出版者：耕耘出版社
發行者：The Cultivator Publisher.

通訊處：124, Sophia Road, S'pore, 9.

承印者：文化印務公司

(定價每本三角)